

四庫全書精華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R
Z225
2/17

四庫全書精華

第十七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詳校官修撰臣錢 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宋 曷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二

起著雍敦牂盡玄
點間戊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

射食亦翻

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于坊門斷

其馬尾

唐諸坊之南皆有門以時啓閉斷音短

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教中外出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

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丁卯追贈故

齊王湊為懷懿太子

知湊之冤也湊被枉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太和五年

戊申

以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判戶部李

珣並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傳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珣以本官同平章事按珣與嗣復並命今

從實判使如故

謂判判判戶部使嗣復於陵之子也楊於陵見

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於音烏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

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橫戶忌身徇國故紀綱粗

立仇士良深惡之粗坐五翻惡鳥路翻下同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

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

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為

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魏謩諡鄭覃曰

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言周人思召公愛其甘棠而不敗翦伐今

思魏微之正直則亦當實愛其故笏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復扶又翻

下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

欽定四庫全書新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李宗閔既見上鄭覃曰陛下

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近其新制不宜再用

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以朋黨亂政陛下何

愛此纖人纖人猶言小人也楊嗣復曰事責得中不可但徇愛

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洪州

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訐居上曰與

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

相諠爭如此可乎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即居左舍人

居右有命俯陛以聽每伏下天子與宰相議政事即舍

人亦分侍左右若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

覃等諠爭既退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

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唐制衡州

都督府杭州上中州司馬從五品下大都李固言與楊

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

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史言文宗明三月牂柯寇

涪州清溪鎮牂柯蠻在涪州東九百里東鎮兵擊却之

初太和之末杜悰為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事

上太和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見賢通近法門寺民間

訛言佛骨降祥佛骨在法門寺故云然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

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于

京師未幾獲白兔幾居豈翻未幾言監軍又欲奏之曰

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馴松倫翻

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注

代悰鎮鳳翔按通鑑上卷太和八年九月與中以鳳翔

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注詎奏聽在鳳翔貪虐冬十月

若如上卷所書則杜
秦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

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稱

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為工部尚書判

度支河中奏駟虞見詩注駟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

封碑書曰駟虞之獸樂我君國白質黑章其儀可喜百

師古注謂駟虞也山海經駟虞如虎五色尾長于身百

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

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

河出圖伏羲以書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並

欽定四庫全書
於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梁

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

蓋石虎字季龍唐迴
廟碑故稱其字

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為潞

州別駕為潞州別駕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

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

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

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

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
必意此鄭

言之
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

所司其臘饗太廟唐制四孟及臘享及饗太清宮
于太廟唐臘用寅

二年以丙子元
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六典凡大祥

皇帝廟為太清宮
文武百寮詣闕奉賀其亡並年終具奏以聞有司告廟

百寮詣闕奉賀又儀制令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

申報有司元日開泰今皆停罷
宰臣曰數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因言春秋不書祥瑞

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
以為因杜悰進言今無暇之

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
白盜賊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王智興有討免

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節度使魏鎮幽王
沿鎮幽王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
使上表雪已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

戶八月己亥嘉王運亮
太子承之母王德妃

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
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品為夫人正一品

開元中玄宗以後妃四星一為后有后而復置四妃非
典法乃置惠妃麗妃華妃以為三夫人其後復置貴妃

蓋復唐初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
好呼到翻昵賢

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

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皆言

太子年少
少詩照
下同
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

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于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

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

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又翻扶上意

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唐置如京

使以武臣為之內職也未知所職何事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穆宗長慶三年璠為幽

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

並舉族歸朝母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並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

察留後李士李不可眾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

易州刺史李仲遷為義武節度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

清朝自拔歸朝癸酉以為儀州刺史宋白曰遼州樂平

遼州八年改為冀州先天二年以玄宗總名改為儀州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

彥佐在鎮久太和六年李彥佐代殷南鎮義昌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

為節度副使欲以代之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

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甘露之變之後

宦官專橫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

書然後檢勘施行先奏聞于上禁中以其狀付中書方與檢勘由歷而施行之冬

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並為留

後太子永猶不悛悛改也庚子暴薨考異曰按文

而泣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遂殺劉楚材等然則太子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秘外人莫知其詳故實錄但云

終不悛過諡曰莊恪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晔為

邠寧節度使改美實邠按子儀子姪名皆連日旁今從實錄

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

支仰半急之則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七

以俟之乃除張元並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

上表以不便李仲遷為辭朝廷為之罷仲遷為于十一

月詔俟元並出定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並者皆赦

不問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為天平節度使以劉約

為義昌節度使丁卯張元並出定州考異曰補國

璠卒三軍請公璠子元並繼統軍務公璠乃孝忠孫也

公璠誦留之際誠元並歸闕三軍復效幽鎮魏三道自

立連帥坐遷制命廟謀未決丞相衛公欲伐而克之貞

魏公謀未可與師且行吊贈禮追元並赴闕若拒命賊

危討之不遵上前互陳短長未行朝典貞魏公有密疏

進追元並詔意云秋張元並卿太祖孝忠功列鼎彝垂

于不刊卿乃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文宗覽詔意
三軍將士南向稽首蹈舞汎涕扶元並就苦廬請監軍
使幕府進諸道刑各知留後公播達全家赴關詔以神
策軍使陳君實為帥所謂貞觀公者李珣也按實錄瑞
定州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為相補國史蓋
傳聞之說不可
據今從實錄

對曰郭收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收尚父之姪

以郭子儀太后叔父太后即謂太皇太后在官無過自金吾作

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

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

欽定四庫全書

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俛首

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

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收家太皇太后居興

慶宮與慶宮謂之南上好詩好呼嘗欲置詩學士李

珣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于理乃止甲戌以蔡州刺

史韓威為義武節度使張元並既出定河東節度使

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裴度治第東都其

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上時鄭

覃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是歲吐蕃奏
泰贊普卒弟達磨立暴秦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
守父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
蕃益衰按吐蕃衰回鶻衰而唐亦衰矣考異曰秦泰

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北長安平

不能入見見賢上勞問賜賚使者旁午勞力三月丙戌

堯諡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

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

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少詩以身繫國家輕重

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夏四月戊辰上稱判度支杜

悰之才楊嗣復李珣因請除悰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

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珣曰

陛下嘗語臣云語牛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

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

又復扶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

屢求退苟得王傳臣之幸也王傳散地自宰執以下散官者居之鄭覃曰

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

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

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政事堂在中書省

遂趨出上遣使召還勞之勞力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

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屬之而遽如是乃嗣

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

應得罪亦上累聖德原良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

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為

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

故嗣復等深疾之史言小人排君子不遺餘力上以鹽鐵推官檢

校禮部員外郎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

丞韋溫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

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姚勗權知職方員外郎而韋溫

爭之檢校禮部郎中而溫不復言者蓋唐制藩鎮及

諸使僚屬率帶檢校官而權知則為職事官故也六

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流

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

之為子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為左驍衛將軍以其母侯莫陳

氏為趙國太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說

諭將士說式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甲辰以太

常卿崔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鄩之弟也郾多寒餽

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八月辛亥鄩王憬覺憬憲宗之子癸酉昭

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

弘是真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為臺司所抑蕭本事見上卷元年蕭弘

事見二年臺司謂御史今弘詣臣求臣上聞上時乞追

弘赴闕與本對推以正真偽詔三司鞠之冬十月乙

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記注即起居注貞觀初以給事中諫

議大夫魚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起居人

即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

分侍左右東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

案分五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御處時號螭

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

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水旨

仗下與百官皆出不敢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

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

然半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即因制勃
稍稍筆則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
詔書不及它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奏者皆隨仗
而入位子起居即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
九年詔起居即舍人凡入閣日暮不可曰記注兼書善
其紙筆立端頭下復貞觀故事

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
嘗觀之對曰此鼎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
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于後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
弟安王溶為嗣上謀于宰相李珣非之丙寅立敬宗少

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為楊妃及成美見殺張本丁卯上幸會寧殿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四十六

作樂有童子緣檀檀檀字漢有都盧檀即此伎也

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流
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泣胡夫翻以太子名教

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
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更工復欲爾邪又翻執以付

吏已已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三司

按蕭本蕭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

愛州漢九真郡梁置愛而太后真弟在閩中終不能自

達 乙亥上疾少閒閒請如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

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

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

版奴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

于彊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

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考異曰高彦休

成後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稍間坐思政殿問周墀

云云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

而退自是不復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

不豫不受朝賀四日帝崩終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

此 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回鶻相安允合特勒葉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救之相

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

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盧駟特勒為可汗盧

蓋翻取先合翻 考異曰復唐肅祖紀年錄曰開成四

年回鶻大饑族帳離復為點焉斯所通新過磧口至于

榆林天德軍使溫德柔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
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強沒斯為陳利害
云云嗚呼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宰相勿馬
公叛可汗將國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求應援帝自
天德引軍至磧口援之為回鶻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擊
可汗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殺國昌因奏力為公為

署颯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道嗣澤
王浴告哀于回鶻使還始知特勤可汗易代按朱耶赤
心若奏勿為公為可汗安得因浴告哀始知易氏乎此
則自相違矣舊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勤柴
革欲纂薩特勤可汗可汗覺其謀革及安允合又有回
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
勤可汗以鳳奴特勤為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
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掘羅特
勤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
今從之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頽王瀝為皇太弟瀝直連朝應軍國

事權令句當句古候翻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未漸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十四

師資漸子應翻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資可復封陳王時上

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

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

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更工衛翻李珣曰太子

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瀝為太弟異曰考

唐關吏曰武宗皇帝王夫人者燕趙倡女也武宗為類

王發愛幸文宗于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浴賴王瀝阮上

教幸具中綴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宮無子所立
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王禁掖者以
安王大行即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
驍騎數十眾即藩邸未迎安王中貴適呼曰迎大者

迎大者如見者數四意以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伏
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頽孰為
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塞裙走出矯言曰大者頽王
也大家左右以王懸帽傾長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
死生之契汝曹或誤出頽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夫人
立志少疑懦懼未敢出頽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夫人
自後聲出之眾咸其語遂扶上馬戎甲霜擁前至少陽
院諸中貴知已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
尋下詔以頽王瀝立為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新后妃
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
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開成也按立嗣大事豈是日士良
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頽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于思

賢殿瀝沈毅有斷喜愠不形于色見賢通翻沈特林翻

與安王浴皆素為上所厚異于諸王辛已上崩于太和

欽定四庫全書

清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五

殿年三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貴

妃安王浴陳王成美死說武為翻考異曰舊傳曰安

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此與賢妃

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復貶官後是時德裕未

入相今從勅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錄考異曰武宗實

武宗實錄勅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錄考異曰武宗實

見二日敕令有司以今月十四日殯成服按諫議大

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
以甘露凡樂工及內侍得幸于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
之事也

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

記禮弓秦仍公弔公子重

耳曰儼然在憂服之中詩閔予小子嫫嫫以哀慕為心在疚注疚病也在憂病之中復狀又翻

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

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

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

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

大飲大行十一日而始大飲非禮也飲力竭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韋

妃為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諡韋太后曰

欽定四庫全書

宣懿 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為

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

珙居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

北二十里廟號文宗 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

珣坐為山陵使龍輅陷輅校倫翻記天子龍輅為太

常卿貶京兆尹敬昕為郴州司馬柳且義武軍亂逐

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

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

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宸德裕入謝言于上曰致

理之要致理猶言在于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

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

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

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

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卒子良由

執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間而入也間古見翻夫宰相不

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詢小臣以察

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

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

有奸罔者立黜去去先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

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為

形迹好叶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累音以致禍敗

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

起起吉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

起

其後改後丑大罪則加之誅謹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

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

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

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

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復扶欽義盡以所

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言此物所直卒以與之卒子其

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史言李德裕亦不免

由宦官初伊吾之西馬耆之北有點夏斯部落點下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百四十六

點點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點夏斯結骨入

百八十八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考異曰李德裕會

呂一品集安撫回鶻制作統吃斯今從會昌戊辰叛記吐

牧集新舊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閡

代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

青山在其人悍勇悍戶罕翻吐蕃回鶻常賂遺之遺唯

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

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點夏斯所敗數所所翻詔

回鶻曰詔力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

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立廬馭事見回鶻別將

句錄莫賀引點夏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廬馭及

掘羅勿考異曰舊傳作句錄未賀今從新傳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

逃散其相馭職特勒廐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

吐蕃一支奔安西通郎可汗兄弟盟沒斯等沒斯及其

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頏悅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

就雜虜貿易穀食帥讀曰率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

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西城朔方西亘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百四十六

六十里不見其後亘也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

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迎關以備之新志單于府有雲

單于府迎古牙翻又居伽翻考異魏博節度使何

曰斯博實錄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

進沼費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蕭大

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蕭太后文十二

月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

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為

杭州刺史考異曰新傳曰武宗立夷直開府儀同

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

子為千牛唐制千牛備身掌執御刀服花鈿繡衣綠執象笏宿衛侍從宋白曰唐制千牛進馬並係

蔭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誡宜蔭子唐制從五品以上皆得蔭

子開府從一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志志于李德裕

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惡為出為婺州刺史婺州

春秋越之西界漢為會稽郡烏傷縣地吳置東陽郡陳

置贈州隋平陳為吳州其地于天文為安女之分改安

州京師東南四十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

事立皇子峻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瀼穆宗第五子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劉沔

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鎮白雲迴關還鎮 二月回鶻十三部近

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新志鵬鵠泉北

十里入磧經慶鹿山鹿耳山至錯甲山據李德裕言錯

子山東距釋迦泊三百里 考異曰據代叛記烏介止

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繫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

曷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為黠戛斯所迫神泉來歸至錯

子山乃自立為可汗 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

有寵于文宗仇士良惡之惡為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

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為桂管觀察使

士良屢譖弘逸等于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

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桂

古長沙郡京師南二十四百四十五里秦取陸梁地為

桂林郡吳于桂林置始安郡梁置桂州至京師水陸路

四千七百戶部尚書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

少詩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鄭陳

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

劉晏動搖求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

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劉晏之兄見二

宗建中元年李正己等請晏罪見上年興元初帝籍許

晏歸葬貞元五年崔晏子執經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

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

涕宋申錫竄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嗣復珣等若

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鞠俟罪狀

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

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

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

死而衆以為寬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

特為卿等釋之特為于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

生祖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李璣志在

陳王陳王或嗣復弘逸志在安王安王陳王猶是文宗

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楊妃請立安嗣復仍與妃書云

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鼎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扶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又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

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

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二使一往一更貶嗣復為

潮州刺史李珣為昭州刺史昭州至京師四千裴夷直

為驩州司戶考異曰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

軍護靈駕二人素為文宗所惡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

因是欲圖去之珣為文宗所惡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

其謀先諭由諸軍是日弘逸李校伏誅以楊嗣復為

湖南觀察使李珣為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為杭州

刺史皆坐弘逸李校也賈餗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

是月詔樞密使劉弘逸薛李璣帝即位尤忌宦官李璣

弘逸深懼之及將葬文宗于章陵聚禁兵欲謀廢立賴

之舊王起傳八月先山陵南簿使桓密使劉弘逸薛李

稷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

奏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月敗湖南明年武宗性急

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珣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

立命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珣按去年八月若已

誅弘逸李璣不當至此月始再貶嗣復等舊紀王起傳

與嗣復傳自相違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

動帝意者帝怒欲殺之使既發雖宰相亦不知之

宰相尚書判度支杜牧等至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

宰相尚書判度支杜牧等至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

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遇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人使一

向東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盟

崔相度支杜尚書京兆盧尹皆云聞有使去不知其故

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入中書崔相洪璘至崔郭

欽定四庫全書

次至陳相最後至已時矣余令三相會食自歸廳寫

狀請開延英賜對進狀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第二

狀封進無請得樞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無樞密使對

曰向者不敢言相既知只是二人嗣復李珣德裕言此

事至重陛下都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懼請附

德裕奏聖旨若就德裕情故請先自達貶惟此一不

可更行德裕等至夜不眠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

師修述詔哀
夏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
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 以魏博

留後何重順為節度使 上命道士趙歸真等于三殿

建九天道場親授法籙道家符籙起于張道陵感于寇

武宗也授 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

異口實錄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于三殿建九天道

場帝親傳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度道士明經為

道士不從又上書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

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今與道

士趙歸真于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謨

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真建道場親受法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蘇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過篤至此又 秋八月

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

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盟沒斯等侵逼盟烏塞

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党底

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盟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

受宜如年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

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謂助收兩京平今

為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遂依天子無秋毫犯

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

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呼韓邪事見二十七卷陳

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史記秦李不如擊之

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

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走音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

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

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

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 卷二百四十六

使察回鶻情偽腫陵如翻遣使疏吏制 考異曰一品

未表又曰方圖鎮撫已命使臣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

陵處可汗被害公主及斯可汗播越它所特勅等相率

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臣復本蕃又曰

但據未知指難便聽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

沮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未還上問德裕曰盟沒

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

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

在國盟沒斯等帥眾而來則于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

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

速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

降戶江朝

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分扶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

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于吐

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

之以離其交北在兵法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

習者不察耳抄掠交相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

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我狄必知感恩辛酉詔

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雜虜即吐谷渾沙陀毋得先犯回

欽定四庫全書

為可汗考異曰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死部人推

與赤心相攻殺赤心率數千帳近西城田牟以聞烏介

又令其相頡于迦斯表借天德城仍乞糧牛羊詔王

會李師儒往宣慰今放公主入朝賜粟二萬石舊德裕

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于塞上遣使求助兵糧

收復本國權借天德二年四月請以沙陀退渾諸部等之

借米三萬石茂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速沙漢

鐵餓尤甚將金寶于塞上部落羅糧食邊人貪其財

稱退渾虎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顯出本部兵馬驅逐其

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牟仲平

舊紀實錄皆采集眾書為之事前九月戊辰朔詔河東

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田布弘正之子死癸

已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務李

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

疑閏月已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于候對之所

唐自德宗以後羣臣乞對延英率于延英門請對會要

曰元和十五年詔于西上閣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

臣自閣中赴延英路宋中錫之得屢言資盜糧不可德

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啖飢虜啖使

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李德裕之本計是

猶陳夷行之喙耳若以用兵大勢言之固將不計夷行

一城得失也此弊自唐及宋皆然嗚呼可易言哉

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賑之忍胡

伐叛記云降使賜米二萬石尋又烏介至天德按實錄

十一月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鎮至嗚沒所處訪問

月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使宣慰

十二月與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

塞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萬斛然則閏九月月中烏

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嗚沒所等耳上雖許賜米而

未遣使會問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所賜之二萬斛耳

非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非以閏九月中即降使賜

也

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先悲薦相故李德裕以

為僧孺罪而廢之廢之者使居散地也史言李盧龍

軍復亂復執又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十月幽州韓武

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絳請以鎮軍

加討許之是月誅行泰遂以韓知兵馬事二年五月以

韓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兩人為一初陳行泰逐史元

人誤也今從舊仲武傳伐叛記實錄

忠遣監軍像像苦念相監軍像以軍中大將來求節

鐵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

常太速諸烏含胡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

生變今請留監軍像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

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

起兵擊絳雄武軍在劉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

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

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違害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

將仲武是陽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焉者

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

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

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

外有土團五百人故謂之土團為兵德裕曰兵少何以立

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

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鵠州及北邊七鎮

鵠州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東至檀州二百五十里

州有大王北來保晏慶園赤城遼陽石于訖七鎮均

為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幽州昌平縣軍都陞西北

關故關亦謂之軍都關按今居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

李德裕因吳仲舒之言固心服張仲武德裕奏行泰絳皆

武之方畧矣命李德裕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遣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

兵為朝廷討亂為子與之則似有名德裕既未敢保張

者相連故然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上校攬咸陽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

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我狄必謂國家降主

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

鎮齋詔詣溫沒斯鎮正令轉達公主兼可卜溫沒斯逆

順之情從之上頗好田獵及武戲武戲謂起鞠射